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六十四回 駱周善心成善報 虎豹變化得人身

副師說了這兩句，卻有一個善信在座，姓名喚作駱周，乃問道：「師父，你聽了石克這一番事情，見了眾人笑歎光景，卻怎說個『太奢招損，太儉招尤』？看來奢儉都是禍害，人生在世，處家立業，也是免不得的，必定如何方好？」副師答道：「小僧師弟尼總持，知此太奢，善信當問他。」駱周乃向尼總師問道：「師父，你知太奢之害？」尼總師道：「小僧也不深知，但有幾句偈語，善信且聽。」他說道：「世人欲立業，切勿太奢華。」

太奢多損德，豪侈必傾家。
淡泊須寧志，貧窮為逞誇。
若知此禍害，寧儉莫教奢。

駱周聽了，說道：「依師父偈語，世人奢華，損了何德。」尼總師道：「德在人心涵養，恬淡衝夷，就是建功立業，都從這平等處發出。若是一個奢華，穿好的，吃好的，費用不經，一心務外，中心寧不損了安祥之德？德損，禍害必生。」駱周聽了，道：「如此儉是美德，又怎太儉招尤？」尼總師道：「儉之一字從省約上來。世人凡事一省約，只恐於錢財處鄙吝必生，致有貧窮的、交財的怨尤仇恨。禍害多於此出！」駱周道：「如此奈何？」尼師道：「人能去其太甚，從個中道，用奢用儉，自然德也不損，尤也不招。」駱周又道：「小子生來不好奢，不甚儉，凡遇錢財使費，必須量入為出，家計雖不大充裕，卻也不窘迫。只是多招人非，說我損德，險難屢屢經過，幸賴神明得逢救解。敢請教師父指明這根因，使小子後事得知警省悔改。」尼師乃問道：「善人，你屢屢遇難，卻是何難？得逢救解，卻是何解？」駱周答道：「說起甚多。比如小子當年不好奢華，居家穿著布衣，便是著舊，也不過洗浣一兩次。只因世情輕薄，俗語說得好：『只敬衣服不敬人。』你便是子建高才，若穿著一件破布襖子，見了不知道你才學的，那些輕慢你處，卻也難當。雖說高才的人襟懷闊大，卻也難看這世俗小家。若是個寒微下賤的，穿著一領綢綾衣裳，那相見不知道的，敬重十分，何等尊仰。小子也為這世情輕薄，多收了兩斛穀子，買了一件華絲襖子穿著，果然那『眼空淺，小家子；沒學問，真炎涼』，比往日著布時加了幾分尊敬。這不過是小子量入為出。適中的事，卻就惹了一個小家子，說我力農田戶，如何穿著綢綾，且說我服之不衷身之災。這也罷了，卻又引動了一個村鄰貧漢，氣不忿來借貸，借貸不去，致生仇恨，幾次暗生計害。小子想起來：與了他，長他刁傲；若不穿著，空做此衣。一日偶遇村間一貧漢拖欠官租，要賣子女，我小子激義，把這華絲襖子與他准了官租。誰想借貸的貧漢心忿成仇，黑夜持刀守在空路，那時若遇，此難怎解？幸有兩個公差下鄉的，見了即時鎖解到官，發遣去了。誰知公差下鄉，便是為襖子准官租事。故小子因此施濟一事，便發心願，周濟十人，卻在省儉中出來去做。誰知周濟一人，便遇一宗險難。師父你道：『儉招尤』，小子不儉周人，卻又遇難，此何說也？」尼師道：「善信，你且把這周濟遇難，向我師兄一說，師兄有知前因文冊，必然明說與你。」

駱周乃說道：「小子一宗是周濟盜賊，幾被焚身。往年歲暮，一人穿箭我室，被我家僕看見捉住，家僕即欲叫地方官。我小子問此穿箭：『歲暮到人家做賊，必是饑寒所迫。』那賊道：『非為饑寒所迫，實為尊長家中畜的肥雞鴨動心，料此雞鴨必烹飪於歲暮，故此潛入公屋，希圖竊取兩隻去吃。』小子聽得，說道：『你果為此動心來要，但我處家亦儉，便是雞鴨，當此歲暮，家下僅有別物可食，留以應客，亦未嘗烹飪入釜。你既欲得，我當奉贈。且你取去，必須又費一番柴火，恐無酒下。』乃叫家僕煮熟，取酒相待，說道：『古人比你做樑上君子，我今見你不講金帛，只以雞鴨為取，乃是高人。』一面取酒與飲，一面取兩隻奉贈。正才飲酒，只見草屋四壁火燄騰騰，小子與賊人俱各難出。正在慌亂，那穿箭智量果高，他脫下布衣，浸以酒水，蓋罩我頭，他仍伏我上身，冒煙突火，救我出來，並未受傷，他遂逃去。小子乃根究這火何起，卻是兩個莊僕放的，他道：『一年到頭節日，也費盡心，養的雞鴨，便捨不得與我們吃，卻與賊受用。』乃放火燒屋，卻又得賊人救解，此也非儉，何故招尤？」

副師聽了問道：「尚有幾宗，請畢其說。」駱周道：「兩宗是為友白冤，反遭仇害。小子昔年交處一友，名喚索疏，這人平日愛風流，肆遊蕩花柳叢中，樂無虛日。小子每每勸諫他不省，我道：『花柳叢中，損名節，傷精氣，敗壞家私，荒廢事業。』他道：『人生世間，浮名寄客，百年瞬夕，有花問酒，有酒尋花，也是高人樂事。』小子勸得勤，他越拗得緊，忠言不信，終蕩廢了家產，來向小字借貸。我小子原惡奢喜儉，這樣不聽忠言的，便有多金，也不假貸他這敗子。因見他衣衫久之濫樓，面貌憔悴，不似往時，他在門外窺張我屋內，我拒他不見，卻在屋內作了幾句詞話傳與他。」詞話說道：

為甚愛風流，戀煙花日浪遊，千金一笑成虛謬。把忠言當仇，誇君子好逑，哪裡知家筵蕩盡無人救。沒來由，向吾開口，你好不知羞！

尼總師聽了，說道：「善信，這詞句雖說直諫，只是遲了，且發揮太峻，定要招尤，惹出患害。」駱周笑道：「正如師父所說，小子寫便寫了這詞，傳出屋外，心裡卻動了一個不忍，想道：『他戀色昏迷，把忠言逆耳，可憐也是一日交情，便說不得省儉。』隨啟門請人他來。我看著他顏色真帶愧容，乃是看了詞句，卻趨向我前，百般委婉，想：『如今這樣光景，何不當初斟酌，聽我朋友直諫。』彼時只得取些錢鈔與他，卻問他：『花柳叢中名妓，座間把盞良朋，如今可來顧你？』他道：『今日若有錢鈔得去，定然下顧下顧。』誰料這索疏終日還到花柳間行，遇著妓家有客，他胡撕亂吵。妓家無奈，設了一個計較，卻也太毒：妓家把一個乞兒用毒藥毒了，稱索疏來鬧，故意串使乞兒爭嚷，一時毒發身亡，卻喊地方，指稱索疏拳打人命，暗行賄賂，成了重獄。偶有人傳到小於，叫去救他。小子仍念故舊，也顧不得奢儉二字，費了金錢，去白冤雪屈。誰知他恨昔日詞句，反說小子與他同毆乞兒。賴有清廉官長鞫明，釋我小子。這卻是直諫招尤，看來也為儉起。」

道育師聽了，說道：「再乞說一二，我師兄自有見解。」駱周乃說：「三宗是嫁一孤女，幾乎毒害。也是往日有個族弟，不幸早亡，遺下一個孤女。這女子生得醜陋不堪，兼且秉性妒惡，村裡鄉外，哪個人家肯聚她為婦？年過三十，尚未適人。小子想起周濟之願，也顧不得奢費金錢，乃托媒氏，委曲男大未婚之家，把姪女攬攬出嫁。媒婆到處將無做有，百般誘哄，丑的誇俊，窮的誇富，做這傷天理，只要圖親成，哪知你說媒，要賺人家酒食錢鈔。到後來兩家不與前話相對，多有公婆父母小家子，不說娶得一個賢德女子，到家做個好媳婦，卻專在當初信媒約講的，行下財禮，陪嫁妝奩，如今前言不合後語，不是瑣碎怨媳婦，便是兩親生仇隙。哪知這些小忿，便弄出是非禍害，還是欺天理騙女家的，因此都是媒氏損了陰鷲。想是小子也傷了這些心術，便是傷了，也須是方便孤女，一片好心。怎麼古怪嫁了一個極有德義的好丈夫，不嫌他醜陋，說道：『妻貌醜陋，是我福壽。人家婦女貌丑的，自思退讓，不似那恃嬌嬌、爭寵懷妒之婦，賢德便敬夫，可不是丈夫的福？貌丑則丈夫淫欲必寡，可不是保身的壽？』這兩相和諧，也是小子一片好意。卻甚古怪，那婆婆嫌媳婦丑，怪我攬攬成的。一日款待我酒食，那婆婆把酒內下了毒藥，單單把把杯勸我，忽然耳內若有人說：『莫吃惡婆子毒害。』我小子也是不該受害，堅意辭回。誰知婆子將酒強灌媳婦，可憐姪女被他毒酒將亡，卻遇一僧人化齋，其夫以實告之，僧人出方立解。這可不是嫁孤女幾乎毒害？」尼師聽了，道：「這也與奢儉無干。」駱周道：「當初恨我攬攬事輕，怪我不捨陪助他媳婦些妝奩，說我儉吝情重。」尼師笑道：「這也無關儉吝，乃是善信一種善因，救了一宗惡難。比如，衣不贈貧漢以准官租，已為刀下鬼，安有今日？雞鴨不贈偷兒，火焚豈免？只為直諫詞羞懷恨，定有冤誣。縱然攬攬嫁女，也是一種陰功。只是善信積德不純，故有此幾番曲折。」駱周便問師父：「積德如何為純？」二師道：「貧漢一人也，施貧漢一義也。何為儉吝於前，奢侈於後，前有怨恨，後動感恩，此便是不純，若是奢行於前，自無後怨。」駱周聽了，點首稱謝，說道：

「師父，你這道理真痛快愚情。」道育笑道：「我二師兄哪裡是痛快愚情，卻是本來誅心之論。且再請問，自嫁孤女後，又有一二施濟事麼？」駱周答道：「小子為此不論奢儉，但有濟人處，便是花費金錢，也說不得。一日村鄉旱澇，連地饑饉，地方官長施麥

飯以濟荒，饑人多集。卻有一等奸計的，吃一次，又假冒一次，管濟施人設法除奸。小於說道：『一次兩次，無非求飽，他必為不飽，故來假冒。』小子乃捐數十麥飯，以濟不飽之眾。托庇師眾，此一宗卻無禍害。」育師道：「此便是純善，安能有害，只恐有善報。善信曾有甚應驗麼？」駱周道：「小子此年得生一子。」道育師笑道：「是矣！再有何善，乞賜一講。」駱周說道：「我村接東南大道，相去百里，池塘甚少，往來行客又多，炎天酷暑，渴者愁苦。小於捐金，濬了五路井泉，每於暑天施水，果然途人不苦焦渴。」育師道：「昔有施水濟人，仙人賜以一石，令其種而得玉，至今藍田種玉之傳，享富施水之報，善人必也有一應驗。」駱周笑道：「薄田遂收五年之成。」育師道：「此猶不足以償其善。再有善行，請終賜教。」駱周道：「小子雖有濟人善願，卻也無心行去，安可說以語人？」道育師道：「小僧心願樂聞，乞勿終吝。」駱周道：「十年前裹糧外游，路過遠村，宿一客寓。臥榻席下見有遺金一囊，啟而看內，約有百兩，乃問店主曾有何人寓此。店主答道：『三日前一公差在此暫歇即去。』小子聽得暫歇即去，安有遺金在臥榻席下。又問在公差前是何人宿歇。店主道：『月餘未留客此屋矣。』小子道：『客店終日不脫宿歇，豈有經月不留客的？』店主道：『長者說的是，卻有一個緣故。只因月前一客在內病亡，青天白日出邪，為此鎖閉經月。三日前，偶有公差暫歇。這公差押著一個道人，這道人卻也蹊蹺，進入屋內，便要刀劍。我問他要刀劍何用，他說：』此屋想是久閉，邪氣甚熾，我有驅邪法術，與店家掃除不祥。因此這幾日方開門下客。』小子又問：』這病亡客人，店主認得麼？』店主道：』先前不認得，只得申明地方官長，公同葬埋荒地。後訪得離小店百里，多樹灣人也。』小子聽得多樹灣，卻是我這村鄉十里沙頭，只為四方樹少，此灣樹密，名叫多樹灣。乃攜了金囊，回歸家裡，找到多樹灣訪問。果有一人，名喚亞裡，也是出外經商，病亡客店。乃問他家，尚有妻子。他妻子道：』丈夫生前在遠方求謀生理。』小子問他可有本錢，他妻子道：』也只为家鄉無本，遠出一載，聞他沒甚著落，依然赤手歸來。為此憂愁，送了性命。賴得店主發心，殯葬了他。』小子聽了，乃將那囊與他妻子看，他妻見囊，哭將起來，說是她親手做的，丈夫帶出外去。小子聽了，隨把百金交還他妻子，至今他妻子得金過活充裕。師父，這也是一宗善麼？」育師聽了，合掌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不愛遺金，善莫大於此，料必有報也。」駱周道：「未見甚報，只是我子向來懵懂魯鈍，後來漸漸聰明，肯向上矣。」道育道：「即此聰明向上，前程不可限量，都不善信這一宗也。再有行過大善，請一發見教了罷。」駱周道：「有幾宗也不過忘卻奢華，不惜儉約，把家私濟了貧漢，糧食施了饑人。神天卻也相憐保佑，也未見甚敗壞，日計每覺有餘。當初一子，如今子女卻有五男二女也。」副師眾人聽了，俱各合掌，稱揚其善。後有誇駱周善行五言四句，說道：

莫謂善無報，皇天見得真。

遠在兒孫應，近觀汝自身。

卻說副師三人輪流講經說法，無非代祖師演化立言，鎮日這村鄉善信，往往來來隨喜，但有不明的根因，便來詢問。祖師弟子，只是一意開道些正大道理，因而遠鄉村落，離國度三二百里的，也來聽講。惟有釋門弟子，師徒們便與他問難禪機，講論上乘。其餘便是在道的善信，也只好微露一二宗教微機。這日駱周講論了這幾宗善事，個個聽得，稱贊不已。只見座間一個僧人、一個道士、三個善男子，起身向副師前說道：「師父，你這講的經卷，可度化得人麼？」副師答道：「不講不度，不度不講，講講度度的，自為化，我小僧亦不知。且問師兄自何來？道兄來何自？三位善男子何自來？」僧人答道：「弟子與道兄一處，自大講禪林中而來。」道副師笑道：「師兄既出家在大講禪林中，又何必問我弟子度也？若必欲問，何如自問？」道士便說道：「自問何住？」副師答道：「行實地，莫使幻，作空觀，何所住。這眼前諸幻皆空，我門中如何來得，也只念你既來，須率教你個自化。」副師說畢，把手捻了一個心印訣，念了一聲梵語，只見面前鉢盂內，忽然一道霞光照出，那陶情三個慌張飛走，道：「我等只知曲蘖，安識真言。」往空中作煙雲去了。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